



两个革新战士

紅風 阮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人物：盛華，23歲，共青團員。

亢冥，25歲，共青團員。

盛母，55歲，盛華母。

盛林，35歲，盛華堂兄。

支書，48歲。

布景：盛林家的外屋地，右門通內室，左門通室外。靠左門有風匣和簡單的打鐵工具，舞台右前角放着一張桌子，桌上擺着鐘條、鋸條、圖紙和保險燈。正面有窗戶，可看外景。

幕啟：春天晚上，時雨時晴，盛華坐在桌前，雙手揉着太陽穴，克制睡意，凝視桌上圖紙，又擺弄鐘條，苦苦思索。

盛華：（自語）怎麼就漏不下種籽？……是鐘條彈性不強？……用鋸條？對，鋸條！（把鋸條拿到砧上去打，打不動，到處找煤燒爐，結果只找了兩塊木頭，因火度不強，鋸條還是燒不好）咳，難哪，正在節骨眼上，煤又沒有了！都黑燈下火了，支書背煤怎麼還不回來……（一邊燒鋸條，一邊信口哼着小曲）“不管千辛和萬難，下定決心必勝天，雙腳踏破崎嶇路，雙手打破技術關……”。（把鋸條從爐內拿出，放在砧上敲打）

盛林：（睡意朦朧地從內室走出）敲，敲，你還叫人家睡覺不？盛華，我看你干脆死了這份心吧！

盛華：（不語，還是捉摸他的鋸條，哼小曲）……

盛林：哼，真是“男愁唱，女愁哭”，都失敗四十次了，早晚有你哭的時候！

盛華：二哥，你還有煤渣子沒有？再給我捧一捧，咱把这彈簧做好，往機器上一按，兩馬一套，（興奮地）哈哈，得几哦駕，下地去了！……

盛林：下地？別太高兴了，下地还不又成了“爬窩鷄”。

盛華：二哥，你別尽泄气呀，这玉米联播机造成了，刨地、点种、澆糞、复土一次干完。兩馬一个人，一天能种六垧地、二哥你說說，这玩藝神气不神气？……

盛林：想的可倒美，指望破鞋还不扎了脚呵！

盛華：二哥，听你話言話語，好像有点那个似的？……

盛林：有点哪个？实对你說吧，从明天起跟大夥下地送糞！

盛華：那我这个……白整啦？

盛林：有用，等哪天进城把它賣了，好歹还能賣个工錢。

盛華：賣了？賣給誰？

盛林：賣給切糕房子推切糕去！

盛華：（放下鋸条）二哥，这几天你風头不对呀！当初我和亢宾整这玩藝也是你同意的。人家亢宾为了整这个机器，跑縣城，跑工厂，賣鉄配零件，人家为了啥，人家不是为了社嗎。这不，今个他起早又跑到縣城去了。

盛林：当初，当初是你們把我心給說活了，什么 技術大革命，創造什么新農具，提高生產率的，那就干吧。哼，这几天我仔細一琢磨呀，不对勁呀，这个玩藝根本就不是咱們做庄稼活的人整的！

盛華：誰說咱？

盛林：得得，我犯不上跟你口角，快回去睡吧，明天好下地。（卷起桌上圖紙，往盛華手中一塞。发现了鋸条）这不是鐘条嗎？从哪整來的？

盛華：把我媽媽那个老鐘給拆了，做彈簧沒材料。

盛林：拆了？这鋸条呢？

盛華：鐘条做彈簧太軟，我又从家把这根鋸条拿來剝了，可是又硬了。

盛林：哎呀，你这不是找包沾嗎，讓二嬸知道又得“炸庙”！

盛華：不要緊。來來來二哥，你幫我拉風匣，再燒一火也許能軟些。(拉貴)

盛林：(掙脫)你給我歇着吧！快回去！

盛華：不，等亢賓回來。

盛林：你咋能这样胡整呢？鐘，鐘給拆了，鋸，鋸條給剝了！你說这叫二孀知道了，我能擋得了嗎？

盛華：擋得了，等我把機器創造成功，鐘條鋸條又算得什么呢！

盛林：得了吧，你还創造呢。你掐着指頭算一算，前后試驗四十次了，哪一回成功了？

盛華：我說哪回都是成功的。不信，我從頭到尾也給你算一算，(揪着手指)第一回，齒輪問題解決了；第二回，糞箱問題解決了；第五回，復土的問題也解決了；第十回……

盛林：十回、二十回，一百回也是不行，這事根本就不是咱們干的，咱們要創造出機器，那工廠的工程師，早回家“望房笆”去了。別說你跟亢賓倆都是高小畢業生，就是大學生、工程師，也得費點好勁！

盛華：(笑)嘿，你呀……

盛林：我咋的？我保守，我迷信是不？你有章程，你叫這個“爬窩雞”把埯刨出來呀！

盛華：來，二哥，你看看(翻開圖紙，拿筆改圖)可能是這裡有毛病……

盛林：毛病，毛病，后天大犁就要下地，眼下一個人頂十個人忙，你等得起，我這個生產隊長可等不起！(一口將燈吹滅)畫、畫，我叫你畫！(轉身入室，將門插上)

盛華：嘿嘿！(想了一下，點上燈。信口數了兩句快板)你能吹我能點，就是不怕往家攆！……(坐在桌前，對着圖紙沉思良久)咳，眼下這機器就剩兩個難題了，一個是刨鏟不刨埯，一個是種籽箱彈不出種籽來。(在圖紙上畫了幾筆，畫不下去，

停笔)刨鐮……刨鐮……。好,这先放下,等亢宾回来就能解决。(呵欠,起身用手巾沾水包头,走到盛林门前听)好啊,没动静了,没煤也得想法呀!(到处寻碎木生炉子,炉子生着,又轻轻走到盛林门前偷听)吓,呼噜上啦!干起来看。(把锯条从炉内取出,举锤欲打,但不放心,又去听听)没事!(轻打两下)没事!(猛打起来)

[锤声在夜晚分外响亮,盛林被锤声搅醒,披着衣服气呼呼地拨开房门,走到盛华背后,盛华未发觉。

盛林:(夺下盛华的手锤)你要整,回家整去!

盛华:(怔了一下)二哥,你这是干啥?

盛林:干啥?说你不听!敲呀,打呀,打了这末多天,打出个什么来啦?

盛华:二哥,你把手锤给我。

盛林:不行!

盛华:二哥,我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你想想咱们都是干庄稼活的,庄稼活的苦处你吃的比我多,天天使个弯勾锄、弯勾犁、弯勾刀,能老这样吗?

盛林:这我知道,(放下手锤)谁还不愿意往机器上一坐,两马一拉,又省力又省工,可节气逼人啦,远水不解近渴!再说,创造机器,那是一个牙对一个齿,一个钉对一个铆的,这可不像你打个板凳,修个手电那么容易!

盛华:我看能行,支书常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什么事情都得“抄护抄护”它才行!(抄起手锤,又欲打锯条)

盛林:(拦住,把铁砧搬走)好,你英雄!你“抄护”吧!……

盛华:(火了)二哥,你这样做不对!你这不是跃进,是破劲!

盛林:我就是破你这股邪劲!你给我走!

盛华:我走也行,支书回来你咋答对!

盛林:你不用管,你走你的!

〔盛華欲走未走，盛林叨叨咕咕地把打鐵工具收到屋里。正在这个时候，盛母經過窗戶走進屋來。

盛母：（老遠就叫）小盛華呀！（拿着鋸拐，氣呼呼地）我就知道你
一准長在這裡。小兔崽子，你打算怎樣的？

盛華：媽，你黑灯下火的來做什麼？

盛母：你自个做事還不知道？這鋸條哪去啦？

盛華：（笑）……

盛母：（在桌上發現鋸條）好，你這個敗家子兒，怪不得你總是偷
偷摸摸跑回家，東尋摸西尋摸，闖了“歸訖”把我的小家底都
“抵當”到這兒來了！

盛華：媽，天挺冷的，你回去吧。

盛母：（順手一翻，把鋸條又翻了出來）啊！這哪來的？

盛華：……

盛母：（明白了）啊呀，我的小祖宗！你真是膽大包天，這鐘是你
姥爺給我買的，走了好幾十年了，今天“剔登”在你手里！

盛華：媽，鐘不是還走嗎？

盛母：走，光走可不打點！（向里屋走去，喊）盛林！……

盛林：（畏縮地走出）……二嬸，你來啦。（想借故溜出）

盛母：他二哥，你干啥去？

盛林：我……我看看天下雨沒有？

盛母：他二哥，你這三十來歲人了，怎麼和你兄弟一樣禍害人，
創啊造啊，闖了“歸訖”創出個啥來啦？

盛林：二嬸，這能怨我嗎，我怎麼說他也不回去。

盛母：別說了，他二哥，你半斤他八兩，一個味！

盛林：二嬸，你不了解真情！……

盛母：什麼真情？鐘給拆了，鋸條給剝了，你不寵着他，他敢！

盛林：二嬸，我跟他說了……

盛母：（截住）我知道是你說的，你不說他敢！

盛華：媽，这不怪二哥。

盛母：匿着你的，你护着他，他护着你，你当我不知道！

盛林：（自語地）咳，這一貼老膏藥算給我糊上了！……

盛母：你引的头，我不糊你糊誰！（对威華）盛華，你給我回去，整这玩藝搭工搭材料，犯不上！

盛華：媽，我不能半途而廢。你看人家亢宾，为了創造机器，半夜去蹲火車站，夜里冻的渾身打顫，你看人家多坚决呀！再說把机器創造成功，給社里解决多大問題呀！

盛母：社里有拖拉机，用不着你創造。

盛華：媽，拖拉机目前还不能点苞米，我們創造这个机器，就是要解决这个問題。

盛母：孩子，你的心情媽知道，可你熬夜帶上火，眼睛都紅了，要整白天再整，跟媽一道回去吧。啊？

盛林：盛華，天下雨了，快把你的东西拾掇拾掇跟二嬸回去吧。

（給威華收拾东西）

盛母：听，你二哥也这么說，誰都不如你？走，回家吧。

盛華：不，媽，你先回去。我等支書回來再說。

盛母：哎呀，怎么說你也不听，你这个死犟眼子！（拉威）你給我走！

〔正在这个相持难下的时候，支書背着一麻袋煤冒雨走来。

众：（迎上去）支書，你可回來啦！亢宾呢？

支書：（放下麻袋）嗨，老嫂子，真積極，你也參加創造來啦！

盛母：支書，你是咱們当家人，你說，盛華他們整这玩藝能成嗎？

盛林：（插上去）支書，我看这事先擺擺吧。

支書：为啥？

盛林：支書啊，我这个意見搁在心里捉摸好几天了。不說吧，蟹的慌；說吧，你一定又說我保守了……

盛華：（也插上去）大叔，大軸咋办啦？充賓沒回來呀？

支書：（談諧地）嗨，我一進屋，就來个“三堂會審”，（摸着小胡須）可惜我这个蘇三，胡子太長了。（掏出烟袋，裝烟，揀着）老嫂子坐下消消氣。盛林，你也坐下壓壓火。砂鍋不打不漏，話不說不透，說罷。

盛華：（一邊倒煤生爐，一邊嘻笑地）大叔，你再晚來一步，那機器人家就給找主啦！說这个機器用項可大了。

支書：干啥用？

盛華：推切糕唄！

盛林：（耐不住了）盛華，你說話別帶刺，今天咱們可得把話說透。想當初，創造这个機器，我沒在一邊看熱鬧吧！沒地方，我“馬溜”把外屋騰出來；缺木料，我把我大条桌都給拆了；少大錘，我現从鮑家窩鋪給扛來。你說我那樣不支持你，你还說我破勁！

盛華：你攆我嘛！

盛母：攆的對，庄稼人就該根根本本的種地，別想那些“外國六”！你这半个多月一天活沒干，到秋后咱們喝西北風呀？

盛華：（安慰地）媽，別說了，餓不着你，回去吧。

支書：老嫂子，喝不了西北風，喝西北風由我担着。

盛母：支書，我倒不尋思別的，我就这么一个，今年都二十三了，自己的事情一点也不想，不得打一輩光棍呀！

支書：老嫂子，天不早啦，你回去歇着吧。糧食、說媳婦全包在我的身上。

盛華：媽，別說了，回家吧。

〔盛母站起來。〕

支書：盛華，送你媽媽回去，外邊黑古嚨冬一毗一滑的不好走。

（交給盛華電棒）

盛母：不用啦，你們赶早整吧。（走到門口，又回頭囑咐）他大

叔，早点讓盛華回家呀！（下）

盛華：媽，電棒，給你電棒！（追下）

支書：（裝起烟袋，走到爐旁，用鉗子夾起鋸條看了看，又放進去，然後拉起風匣）盛林，西邊那二十多垧抹斜子糞送了嗎？

盛林：……還一車不一車呢！

支書：咋還不“招緊蹣子”送呢？后天大犁就要下地了。

盛林：支書啊，這我也着急呀！可咱們隊人力畜力你不是不知道的，左拆騰右調動還是那麼幾個人，顧東顧不了西。就拿創造這個機器來說吧，白白搭上二三十個勞動日，鬧終還是在那爬着，這合乎多快好省的精神嗎？照這樣躍進啊，哼，到秋有個王大娘唱的。咱一步錯，兩步錯，可不能步步錯下去。

支書：照你這麼說，咱們這條路走錯了唄？

盛林：錯了。

支書：誰錯啦？

盛林：亢冥、盛華……

支書：還有我，對不？

盛林：……

支書：（笑）嘿嘿，你明知這是條錯道，當初為什麼還幫着使勁呢？

盛林：當初，當初怨我一時糊塗。眼下我算明白了，不能吃一百個豆子不嫌腥！支書你說，這個機器試驗四十來回了，不還是那個奶奶樣嗎？技術革命的主要性我早就認識了，可那不是一時半晌就能辦的到的事，照這樣哪輩子能成？

支書：盛林啊！（提著鉗子，走近盛林，指著他的腦瓜門）你這個腦瓜也該送爐子裡煉一煉啦！才試驗四十來回，你就泄氣了！咱社買的“六六六粉”，那叫試驗六百六十六次才成功啊！

盛林：一天到晚專整這玩藝，咱能靠得起嗎？支書，這玩藝早晚

整它都行，可地晚 种不行呀，節气逼人，远水解不了近渴！

支書：啥是近渴？

盛林：支書，“底根”我們隊人力畜力就不够用，年年一到开春，一个人就頂十个人用。特别是今年实现万斤社，人手就更調不开扇了，照这样下去，別說万斤社，千斤社都难保！

支書：盛林呀，你想这些問題倒是实情；可你为啥看出这問題，就不想法解决呢？別人想解决，你又打破头楔子。你說節气逼人，正因为節气逼人，所以我們才开动腦筋 搞創造，你好好尋思尋思，亢寅和你兄弟創造这个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嗎。万斤社光 靠喊是喊不出來的，这就得敢想敢做，創造新農具，这样提高生產率才有保証。

盛林：那得分啥样人，我活了半輩子，还没听过庄稼人能造出來机器！

支書：你这叫沒出息，迷信。盛林，現在不同过去了。伪滿那咯，就是你想創造机器，衙門口誰理你。如今有党的領導，咱們農民就要改变几千年的習慣，來个技術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你看，就拿这个机器來說吧，模型一造，縣委書記，团省委部長三番兩次打电话來 鼓励。盛林，从咱們國家成立到現在八九年，劳动哥們在党的領導下，干出多少过去連想都沒想过的事啊！你說庄稼人不能創造机器，你看看今天報紙……

盛林：話倒是这么說，可影响生產少打粮食，到秋你別拿我試問。

〔威華拿着手巾包上。

盛華：（一進門）这个熊道“淨灣”，差点摔个“仰八叉”。（將包遞給支書）大叔，給你餅！

支書：你蹀到我家去啦？（这时威林打了一个呵欠进屋）

盛華：（笑）嘿嘿，那光說不行啊，我大嬭真惦記你，你摸摸，还热

乎呢……

支書：得了我的小專家，你別絮道啦。（打開包，咬了一口餅）

噲，又甜又渣哪，你嚐一個！

盛華：大叔，來點這個。（做飲酒狀）

支書：（微笑）黑燈下火哪整去？

盛華：（從兜內掏出酒瓶）整來了。

支書：行，有兩下子！（接過喝了一口）噲，這熱勁立刻就上來啦！

盛華：大叔，縣里沒說大軸有沒有招啊？

支書：哎，創造機器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喝酒）

盛華：哪是。大叔，到底縣里能不能做？

支書：哎，盛華，做大軸可也是不易呀！（又喝了一口）

盛華：（急了，湊上去奪過酒瓶）大叔，你光“吱吱”的喝，到底有沒有招呀？

支書：有招有招，今晚充寔就背回來了。

盛華：（極度興奮地跳起來）好呵！

支書：輕點輕點，酒洒了！……（奪回酒瓶）

盛華：好呵！我們把這種籽箱的彈簧問題解決了，機器就算造成啦！干吧大叔，別喝了！

支書：（起站來，抹抹咀）好，干！（找不著手錘）哎，手錘呢？（盛華向里屋拱拱咀）好呵，把小家底都收拾回去了。來，他往里屋搬，咱們往外屋拿。

〔盛華從里屋拿回手錘，兩人聚精會神地打起來。〕

支書：（打了一會）盛華，上小耳房子把漏斗拿來。（盛華拿來漏斗，支書把鋸條按在漏斗上）哎，不行，得到機器上試試。

〔兩人向外走去，須臾又走了回來。〕

支書：有門！可就是漏的還有點不均勻，有時三個，有時五個……

盛華：可能就是鋸條寬了？……

支書：再捉摸捉摸！……（苦思）對，可能是鋸條寬了，來，試試看！（兩人又打起鋸條來，打了一回，看了看圖）行！再整整看……（兩人又向外走去）

〔少頃，亢賓上。他渾身淋透，褲子沾滿泥水，飢渴交加，背着沉重的麻袋走進來。〕

亢賓：（進屋，將麻袋放在桌下，疲乏地坐在板凳上）他們哪去了？（支書和盛華高興地上）

支書：喲，小伙子，到底趕回來啦！看你澆得這個樣，快把衣服脫了，把我大衣披上……

亢賓：（振作精神）不要緊。盛華，漏籽的毛病摸到了沒有？

盛華：解決啦！

亢賓：什麼，解決啦！（精神大力振奮）

盛華：亢賓，大軸咋樣啦？

亢賓：沒成想啊……

盛華：（着急了）咋的？

亢賓：（向支書丟了個眼色）沒成想……（向盛）事是一個時間一個變化呀！

盛華：沒關係，咱們自个做，大軸圖樣帶回來了不？

亢賓：帶回來也用不着啦！

盛華：誰說用不着，他們不給做，咱們自己做，一回不成十回，十回不成百回！咱們想得出就應該干得到？

亢賓：（取笑地）盛華，你看看桌子底下是什麼東西？

盛華：（聰明地掃了亢賓一眼，趕忙把桌子底下麻袋解开，露出嶄新的大軸，他高興欲狂地）哎呀，大軸！大軸！（把大軸抱在懷裡，狂喜地跑下）

支書：（笑不成聲地）哈哈……，小專家，你這個小專家！……

〔鷄叫了。〕

亢賓：支書，天晴了，咱們安裝機器吧，明天九點，地委劉書記，

要親自參加玉米聯播機試驗。

支書：對，咱們整！……（兩人拿了几件工具，吹灭了灯，匆忙地走下）

〔这时天已放亮，戶外不時傳來一陣陣安裝機器的斧頭聲。合作社的鐘声响了，東方閃出霞光……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百鳥聲喧。

盛林：（披衣起床，走出門來，伸個懶腰）叮噹了一夜，哼，瞎子點灯白費蜡。

〔这时，戶外傳來群眾的笑聲，歡呼聲：“機器試驗成功了。”

盛林：（呆了一呆）怎麼，真造成啦！

——幕急落

內 容 簡 介

这是一个反映农村技术革命的独幕话剧。

共青团员盛华和尤宾，是一对从小学毕业后一块参加农业生产的好朋友，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鼓舞下，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早日实现机械化，他俩协作创造一台种苞米的联合播种机，在试制过程中，社内一些落后社员，给予很多讽刺打击，社内的原材料又非常缺乏，又缺少理论指导，但是他俩以顽强的精神，在党、团的大力支持下，克服层层困难，终于创造成功。此剧以非常精炼的手法，刻画出敢想敢干、大胆革新的两个先进人物。

(独幕话剧)

两个革新战士

红风 甄华 著

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尔滨道里森林街副14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01号

地方国营建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黑龙江分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张 $\frac{3}{8}$ ·字数9,000·印数1—6,000

1958年9月哈尔滨第1版 1958年9月哈尔滨第1次印刷

总号: 602

统一书号: T 10093·159 定价: (7) 六 分